

TAIYANGNIAD
DENG KAISHAN

太阳鸟

邓开善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太阳鸟

邓开善

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装帧设计：于沛公

太阳鸟

邓开善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5 插页 4 字数 61,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册

ISBN7-5321-0180-0/I·136 定价：~~2.50元~~
1.50元

序

江曾培

邓开善同志的微型小说结集出版，要我说几句话，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一嘱托。

这不仅因为《太阳鸟》是开善的第一部集子，它集纳了作者走向文坛的第一批成果，从它处处闪烁着才华与智慧、机智与敏感、哲理与情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文苑中一株“萌芽”长成“材”了。开善说，1981年夏天，他在《小说界》创刊号上结识了微型小说，“一见钟情”，便开始潜心微型小说的创作。六年来，他创作了近百篇作品，质量不断提高，并开始形成了他特有的诗艺风格。他的作品，精炼，含蓄，类似中国的古典诗歌，往往由主观情思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

形成一种艺术境界，饱含着一种意境美。篇幅虽“微”，却甚耐咀嚼。有着“曲终人不见，江山数峰青”的韵味，有着“君看萧萧只数叶，满堂风雨不胜寒”的内蕴。这样大量写作微型小说的结果，锤炼了他缩龙成寸，举重若轻，从小见大，以少胜多的功力，无疑这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极可宝贵的功力。阿·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：“小小小说，这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。”邓开善就是这个“最好的学校”“训练”出来的“作家”。《太阳鸟》，是他作为作家的一份漂亮的毕业论文，一块结实的奠基石。有了这块奠基石，只要开善继续保持与发扬他的勤奋不怠和锐意进取的精神，他在创作道路上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果实。

这还因为《太阳鸟》是当代的第一部微型小说个人专集。微型小说并非“舶来品”，而是“古已有之”。不过，应该承认，较之外国，我国这一文学品种在现代是比较冷落的。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，才显出崛起之势。这与社会发展加速，生活节奏加快，以及人们审美意识变化密切相关。一句话，是时代的使然。因此，当《小说界》于1981年首倡微型小说以后，“一枝红杏”很快地化为“满园春色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经

常发表微型小说(小小说)的报纸刊物有四百余家。还有专门刊登微型作品的刊物两家,微型小说选刊两家。已经出版的微型小说的选本、作品评讲集达几十种,不少选本一版再版,国外也有了我国微型小说的选本。但是,不可否认,较之小说家族中的长篇、中篇和短篇来说,微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,毕竟还是势单力薄,根不深,叶不茂的。写作微型小说的作者虽然很多,每当有关报刊举办微型小说征文或创作大赛,应征的作品总是象潮水似地涌向编辑部,但绝大多数是习作,出众的作品甚少,且多系兴之所致的“匆匆过客”,今天写了,明天就不再写了;一些著名作家虽有涉足微型小说的,也往往是“逢场作戏”,缺乏应有的专心。而一种文学品种,如果没有相应的“专业”队伍,没有那么一些人,为它朝思暮想,鞠躬尽瘁,是难于形成自己的力量与独立品格的。邓开善是当代微型小说复兴潮流中的第一批弄潮儿,他矢志于这一文学品种,六年艰辛不寻常,终于破天荒地赢得了我国第一部微型小说的个人专集。这也许是个信息,我国微型小说将由此造就一批专力创作它的名家高手,并由此毫无愧色的成为小说“四

大家族”中的光荣一员。

由于此，我觉得，《太阳鸟》无论对开善的个人创作道路来说，还是对我国微型小说的发展来说，都犹如“东风第一枝”，是值得热烈祝贺的。

目 录

序.....江曾培

碑.....	1
雪花儿飘飘.....	3
金戒指.....	5
小溪涓涓流.....	8
雾.....	10
中秋月.....	12
公差.....	14
市长.....	16
丹青手.....	19
月照南窗.....	21
北海的风.....	23
最需要的.....	27

美人蕉·····	31
小夜曲·····	33
三尾凤蝶·····	35
回眸之际·····	38
呵，小河·····	40
蝌蚪·····	42
音符·····	44
启航，启航！·····	47
雨珠儿滴答·····	49
不灭的星辰·····	52
剪彩·····	55
夕照·····	57
一个学徒工某月的支出·····	59
医大教授和他的母亲·····	61
送礼·····	64
天凉好个秋·····	67
你，是男子汉吗？·····	69
一个记者和一个市长·····	72
太阳鸟·····	74
在那个小巷·····	78
金钗石斛·····	82
古塔雨·····	87

方块字流弊一例·····	89
那一双深邃的眼睛·····	93
昨夜有暴风雨·····	96
白鹭·····	99
死泉·····	100
醉·····	102
克里姆林官的雪·····	105
白色·····	108
诗人和少女·····	111
月是故乡明·····	113
但愿人长久·····	116
礼物·····	119
九十九枚镍币·····	122
九级浪·····	125
蓝蜻蜓·····	127
灯火阑珊处·····	131
跋 ·····	133

碑

露珠，莫不是古柏的泪？一滴一滴，从针叶上抖落，滴洒在残存的石碑上。碑，只有小半截，几乎湮灭在萋萋的野草中。

“好兄弟，我看——看你来了！”将军用手拨开草丛，拭去残碑上的泥土，心里在说。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，冲淡了将军的记忆；他却从人迹罕至的松林中，寻见了这半截石碑。碑上只剩下三个字，依稀可辨——

战士邢

名字呢？不知道的人，永远不知道。那半截石碑。被顶着“最”字桂冠的“左”派们砸碎了。一股内疚之情，袭上将军的心头：哎，我连累了你嘛！

“小鬼，”将军对他的警卫员说，“你，你离开

一下吧！”须臾，将军从大衣兜里掏出一把什么。哦，烟叶。金黄金黄的烟叶！将军把烟叶放在石碑上，喃喃地说着一串话儿：抽一袋烟吧，好兄弟。我曾许过愿，每年到你墓前来祭扫。可是，在那人妖不分的年月，我也差一点被送进了坟墓。你体谅哟。说着，一串混浊的老泪，溅湿了石碑，分不清是露珠还是泪珠。

在晨风中摇曳着的古柏，发出飒飒的声响。俨然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，正向一抹霞光述说着：旗帜和马蹄；磨难和信念。

“首长！”机灵的小鬼，已侍立在将军的身后，拭着脸颊的泪痕，问：“首长，要不要再立一块碑？”

“不必了！”将军的手，抚摸着残碑，一遍又一遍，又长吁一声：“我百年了，也不要立碑！”将军抬眼凝望着东方流火的霞云，沉思着：不必立碑嘛！刻在石上，未必就会流芳。将军弯腰，抓起了一把乌黑的泥土，仰天长啸：

“功过自有后人评说！”

雪花儿飘飘

雪花。绒毛似的雪花，轻盈盈的，飘落在她微微卷曲的秀发上。

她在小街的邮筒前徘徊。

姑娘给远方的心上人投信？等一等吧，别撞碎了恋人那甜甜的梦！年轻的邮递员刹住自行车，远远地望着。

时间，象一把魔尺？不过等了几分钟，小伙子却感到太长，焦急地按了下车铃，飞驰而去。也难怪，再等还不耽搁准时取信的时间？此刻，只见姑娘在信封上吻了一下，信象一只玉色蝴蝶，飞进了那个狭扁的筒口。

开锁。取信。锁车——车架却被姑娘拽住了。她扑嗤一笑：“对不起，请把信还给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信上没写地址。”

“你？你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我——在练戏。”

她是演员？哦，她饰话剧《雪花》中的“未婚妻”。鬼妹子！小伙子眼睛一亮。直盯着姑娘那乌黑的秀发，真想（！）轻轻拂去她发上的雪花。也许他太单纯，连他的“处世哲学”也只有四个字：

忠于职守

“你刚才那个——”那个“吻”字，他也说不出口：“太洋气了，土气一点好！”小伙子留恋地望了姑娘一眼：“可惜，我是个门外汉！”

“同志！你——”姑娘注视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呼叫着。她想说什么？潜台词往往有着丰富的内涵！

雪花，洁白的雪花，静静地飘洒着。呵，雪花！春花！莫非在飘飘的雪花中萌芽？

金戒指

——过去的故事

沙滩上，印着一串时深时浅的足迹：延伸，延伸。一直溶化在黝黑的暝色里。

她，在寻找什么呢？

一千个人就有一千座心字的宫殿：富有，幽深，神秘。

呵，宫殿！

不，一颗滴血的心儿，无异于一座凄凉的坟。

“老县长呀，呜呜！”中年女子哭泣着。声音那么微弱，似一丝儿虫鸣，旋即泯灭在河水的漩涡里。几点蠕动的星光，仿佛是遥远天国的磷火，隐隐衬出她那孤零零的剪影。

可怜的人儿！可是，当诬陷裹着皮鞭抽打在她的心尖上。一个可怜的人，一个从生活的枯井爬上人的台阶的烟花女子，黧黑的灵魂终于迸发出一个无愧于“人”的呐喊——

“狗县长和你的私情？哈哈”！

“衣冠禽兽”！

嗖嗖的皮鞭落下来，俨然是一场荡涤人间良心的淫雨。

哦，不正是一个雨夜么？

一条系着活结的绳索悬在梁上。她从绳环中望过去：遥远的地方，仿佛横亘着一排宁静的村落。一缕缕云纱似的雾，飘浮着，闪动那梦一般的光泽。

猝然，雾中现出一条古朴的长廊来。当年的老县长姗姗而来，在县政府的长廊上，握着她的手：“挺起腰来，你也是人民的一员”！

“老县长哇！”她象从噩梦中惊醒，冲出了家门，冲进了雨帘：一个弱女子，甩下了死亡的阴影，还要去探望自己的恩人。凭的什么呢？！

半路上，她又折了回来。哎！这样一去，不是让人将恩人推进了陷阱？

回到小屋，她竟虔敬地焚起一炷香（？）。

香，是由一小块白布卷的。她双手合十，默祷着：

“老天爷保佑！他是个好人哪！”

“他是个好人哪！”她跪在河滩上喃喃自语。珠泪，裹着疏星的寒光溅落：一颗一颗！冰凉冰凉！黄昏，她在河边浣衣。突然听人说，河汊里发现一具尸体：是老县长呀！他遍体鳞伤，还说他是畏罪自杀。天哪！昏眩之中，她发现世间的一切都变了：白的变红的，黑的变红的——象淋漓的血。

此刻，女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沙滩上：呵，金戒指！在淡淡的冰冷的星光下，闪动着光灿灿的金刺。

用泪，用血，换(?)来的一点首饰，她都卖给政府了。这一只金戒指，是祖母留给母亲、母亲留给女儿的唯一家产。不，母爱！听老人们说，人死了也得花钱，不然还烧纸钱？老县长穷了半辈子，不见得有什么积蓄。他用什么呀？！

一道弧形的金光，掠过深邃的夜空，垂落在呜咽着的河水里。她说：

“老县长，你带去用吧！”